

方方长篇小说系列

武昌城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武昌城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昌城/方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方方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9847-7

I. ①武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4728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34千字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10.875 插页2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1年6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47-7

定 价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上部 攻城篇	001
下部 守城篇	163
附录	299
武昌城简史	301
北伐战争武昌战役攻守态势图	304
北伐战争及在鄂境内的三大战役	305
武昌战役所涉重要历史人物	311
北伐誓师词	317
国民革命军第四军	
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	319
后记	341

上 部

攻 城 篇

——

此一刻，黄昏的天空真是阴沉，乌云浓重得仿佛就要砸下来。

比天更阴沉的是罗以南的心。罗以南从汉口跳上过江的划子便大叫着，快！快点！船夫望望江对岸，咕鲁道，这么大条江，再快也得一桨一桨地划啊。

长江茫茫一派，流得无声无息。虽然是夏暑之日，却无端地呈现出萧瑟气象。罗以南心乱如麻。电话里满是混乱的杂音，但他还是听清里面传出的噩耗，陈定一^①被砍头了！他的脑袋挂在司门口！

罗以南拿着电话的手剧烈地抖动。他想，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？为什么呢！

姨夫弹棉花的弓子在院子里嗡嗡作响。隔着花格的窗口，姨夫觉得奇怪，大声说，你怎么了？罗以南靠在窗下的条案边。条案上镶银的鸟伸展着翅膀，一副欲飞的姿态，在明亮的光线下

^① 陈定一：原名陈学灏，1906年出生于汉口。曾是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。1924年被选为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。遭军阀通缉后改名为陈定一。北伐期间被捕，随后被北洋军阀在武昌火巷口处决。

熠熠放光。罗以南表情木然，他没有回答。弓弦在窗外的阳光下跳动，灰黑的棉絮一层层翻白，他只觉得一切都开始恍惚。

这是一九二六年的夏天。

姨夫在汉口跟人弹棉花，原是表弟当帮手。这两天，表弟的脚跟长了脓包，走路疼穿了心。罗以南过来探望姨妈，住在这里。表弟央告说，表哥你得帮我。他与表弟关系一向要好，便慨然允诺。弹絮的主家是个富商，姓白。年年都会请姨夫过去做新絮，彼此也都熟了。白家装有电话，少爷是个中学生，知罗以南在武昌上学，不知是好意还是显摆，他对罗以南说，要想跟武昌同学说话吗？可以打我家电话。罗以南纯是好奇，更兼心里有几分想念昔日女友叔雅，便真打了。叔雅几个月前跟他说了分手，理由就是没有理由。他心里颇是激愤，却也表面平静地表示了同意。他知叔雅是富家千金，而他不过一个寒门子弟。这样不般配的家世背景，在如此世道之中，人情世故终是过不去。几个月来，他心里一直备受煎熬。他不能怪叔雅，只是恨这人情乃是无情。蓦然间他很想听听叔雅的声音，于是试着摇了几下电话，接通了。叔雅的声音果然传了过来，随后他便在一片嘈杂声中获悉了这个惊人的消息，陈定一被砍了头。

罗以南不信这个人会死，他必须亲眼一见。他跟姨夫打了个招呼，拔腿便朝江边跑。白家少爷追着他问，砍头的是革命党吗？你急什么？莫非你也是？罗以南没有理会。

渡江的小火轮没过来，江边有一只划子。船夫正欲去武昌，他纵身一跃跳了上去。江水总是这么流着，不管这世道如何变幻，它的姿态永远。望着江水，罗以南满怀说不出的愤怒及痛楚，更或是惶然。划子靠岸，没等靠稳，他便一个大步跳了上去。

船夫不悦，大声道，你这么个赶法，是要躲死呀！

罗以南一路狂奔，船夫的声音竟像影子一样，追随后。他便跑得更快，仿佛正是躲死。汉阳门原本就满是惊慌失措的路人，他的这通奔跑更吓得他们一脸惶恐。

罗以南一气跑到司门口的火巷。在巷口一幢老屋的百叶窗下，他止住了脚步。仿佛是在鼓足勇气，又仿佛想要克制情绪，犹疑片刻，他才把自己的头抬了起来。

一个脑袋正高悬在上。

这颗孤零零的头颅上，半眯的眼睛微垂着，脸上露出一副罗以南熟悉的平静。脸型依然是长的，只是比以往更长。这正是陈定一。

罗以南两腿发软，他想就地坐下，又想号啕。当年他初来武昌读书，站在长江边，见如此浩荡之水，心情有些激动，衣服没脱便跳下去游水，结果不识长江水情，差点淹死。恰遇陈定一乘小划子过江而来，跳下水抓住他，将他拖到岸上。与陈定一同行的是他的同学梁文琪。梁文琪惊叫道，这不是罗以南吗？陈兄你救的是我同学啊！那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识。陈定一醉心于革命，常来学校寻找梁文琪。梁文琪天性活跃，经常外出，陈定一找不到他时，便来找罗以南。天色晚了，也就住在罗以南处。一来二去，便成朋友。陈定一常说上天派他来到这世上，就是让他拯救中国。罗以南却受祖母影响，自小信佛，正醉心研读苏曼殊，对他的革命几无兴趣。梁文琪常奇怪他们的这种友谊，说你们俩人如此反差，怎么可能成朋友呢？陈定一笑而不答，罗以南却说，是因为生死。

此刻他们却分处于生死两界。罗以南拼命回忆几天前他们

一起过江时的情景。那时他们站在过江小火轮的铁栏边，望着大江滔滔奔东，陈定一说，看这长江滚滚，无人能够阻挡。这正像北伐军的脚步。罗以南几乎笑出了声，这不是脚步，是江水。陈定一也笑了，不错，也是水。这是载舟之水，也是覆舟之水。你就等着看吧，胜利的旗帜很快就会插遍长江两岸。

如此大话，罗以南从来都不会信。他说，你的很快是几天几个月几年？陈定一说，几天就能听到北伐的脚步，几个月就能看到武汉解放，几年便可享受到盛世太平。罗以南说，老兄你在做梦说胡话吧？陈定一说，这正是我多年的梦想，实现它已是指日可待。

罗以南对陈定一这样的革命狂很觉无奈，他大笑了一场，依然还是不信。

现在这个怀着梦想的陈定一却死了。身首分离，脑袋孤悬半空，衬着他脑袋的是天上厚重得几欲扑压而下的乌云。这场景，让整个武昌城心情惊悚。盛世在哪里？解放在哪里？脚步又在哪里？

一切都那样遥不可及。

罗以南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淌出来。

老屋的百叶窗敞开着，窗角伸出了窗台，正正顶住罗以南的脑袋，罗以南竟不曾察觉。从屋里渗出一股阴湿闷热的气息，像是有人用湿布捂住他的鼻子，罗以南觉得窒息。他的心便在这窒息中，无边无际地痛，不像针扎，更像斧砍，一下子一下子地疼得震荡。无论如何，罗以南没有料到，他是以这样的方式与他的生死朋友见最后一面。这样的死，让他惊心，亦让他恐惧。仰头呆望间，罗以南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在崩溃，或许是他的心。这颗

心一向也是脆弱的，而这份脆弱，瞬间便被陈定一的头颅砸中，残片和血沾在一起，散成无数碎珠，有如水银泻地，落进地下的缝隙，从此再也聚不拢来。

这天的罗以南在武昌城外的洪山宝通寺塔上坐了一夜。七层的宝塔，直上云空。他就这么呆坐着，心乱如麻。他无从梳理自己的心情，甚至不知从何梳理。头上繁星满天，边际迷茫，塔下是芸芸众生的生存之地。灯火零落，明灭不定，恍若一个气息奄奄者正残喘着余生。

罗以南突然就想，上学又有什么意义？奋斗又有什么意义？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在这样肮脏而又黑暗的世界这样无聊而又卑微的人世，生命的存在，是多么可笑。

瞬间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，离开！离开学校，离开武昌城，离开这纷扰的尘世，永远不与这齷齪世界合流。这个决定一出，罗以南的身体开始发飘。他的脑间浮出一座土庙，那是他家乡的山间小庙。它在那地方静止了几百年，仿佛世道与它无关。他与祖母一起去过那里无数次，一个老和尚成日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，念经，静默，或在太阳下捉虱子。每次去后，祖母的脸色都会呈现出安宁和慈祥。罗以南想，哦，这就是我可以去的地方。我也只有在那里了，这应该是我的归宿。他知道，那个老和尚会收留他。老和尚曾经望着他的眼睛说，你是一个有缘人。如此想过，他的心便趋平静，并且转眼冰凉。

凉意迅速布满全身，罗以南立即倦怠得没有了精气神。他连学校宿舍都不想回，伸手摸了一下裤兜里的钱，觉得够了路费，便起身下了塔。

罗以南恍惚着走下洪山，穿越南湖，向火车站而去。身旁的

武昌城，被晨光打开了轮廓。罗以南没有再看它一眼，一如弃物一样任其掉在身后。马车的喧嚣随着日光的升起，越来越嘈杂，越来越巨大。这些声音，环绕在罗以南身体周围，就像是火在烧，他觉得自己便是火焰中烧黑了的那堆柴。燃尽之时，便成死灰。

汨罗江就在眼前了。梁克斯突然激动起来。他跑了几步，一直到水边。俯下身，伸手掬水，一捧一捧地泼在脸上。因温热而汗渍的面孔，立即就清爽起来。冲脸之间，顺带着又呼啦啦地喝了一肚子江水，站起身，长吁一口气。

黄昏的阳光落在江面，水汽中恍惚浮着一层金色。梁克斯想，这地方是当年屈原站立过的吧。或许他也像我一样，远道而来，口渴难耐，然后蹲在水边掬水豪饮。但这水并没有救他，却将他淹死。“心不怡之长久兮，忧与愁其相接，惟郢路之辽远兮，江与夏之不可涉。”这清亮洁净的江水，怎么就没洗掉屈原的忧伤和悲愤呢？真是可惜。

梁克斯抬头望着渐渐淡下去的夕阳，心道，那个时刻，一定不是黄昏。不然，面对如此江河美景，他又怎能忍心入水一死？世道纵是再黑暗，自己死了，却只能让它更黑。岂不如活着，虽只是一双手，或许也能洗去一点灰尘。

梁克斯在江边一直待到天已灰黑，他的浪漫也随最后一丝光线而消散。随之而来的是饥饿感，一旦清醒意识到这份饿，便越发觉得饿得厉害。于是，他离开汨罗江，朝街上走去。

石板的小街，窄窄的，窄到街两边的屋檐几乎碰头。倘若下雨，水帘会挂在街路正中。梁克斯看着，觉得有意思。刚刚打过仗，北伐军风卷残云般灭掉了这里敌人，继续风卷而去。满镇上的门前窗下还有欢庆的气息逗留，不必用鼻子使劲去闻，风一吹，便能感觉得到。

街的尽头，亮着一只马灯。幽幽暗暗，令落下黄昏的窄街蓦然显出迷离。一个米粉小摊，依然响着叫卖声。梁克斯上前大声叫道，老板，来一碗，少摆点辣子。米粉老板立即满面带笑说，辣子少了，吃起来哪里劲呀！

梁克斯在木头条凳上坐了下来，正欲张望墙上的标语，扭头间，忽发现对面的一个男人很是面熟。他衣着肮脏，无精打采。举筷夹粉，节奏很慢，仿佛胳膊被人抽掉了筋骨。梁克斯定睛望去，竟然小惊一下，他试叫了一声，罗以南？

那男人慢慢仰起面，眼睛里满是迷茫。梁克斯这下看清了，果然是他的同学罗以南。梁克斯惊喜道，罗以南，真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里？罗以南依然目光迷茫，喃喃道，不在这里，又在哪儿？梁克斯说，你不是在学校吗？你不是成天啃苏曼殊吗？罗以南说，学校还是学校吗？苏曼殊难道没死吗？

梁克斯这时才发现他的情绪很不对头，忙不迭问，你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又是叔雅？罗以南说，你看到陈定一的脑袋吗？梁克斯说，什么意思？陈定一怎么了？罗以南说，他的脑袋挂在司门口。梁克斯大惊，你说什么？罗以南说，我看到他的脑袋。梁克斯说，陈定一被砍了头？罗以南喃喃道，砍了三个人。司门口的那颗头是陈定一。梁克斯说，怎么可能？你亲眼见到了？罗以南说，像以前一样，脸上在笑，眼睛也睁着。

罗以南说着，刚刚吃下去的那点粉，呼啦啦地呕了出来。没嚼碎的红辣椒，一丝丝地粘在唇边。梁克斯发呆着，不知是为陈定一的头，还是为罗以南的呕吐。卖粉的老板吓着了，忙不迭说，先生，怎么搞的？我的粉是好粉啊，只不过辣得一点。罗以南呕吐着，呕不下去，便哭起来。声音穿透黄昏的迷蒙，婉婉转转地朝即临的夜晚漫去。四周的气息，顿时变得悲伤。

梁克斯依然发着呆。他很难想象，那个热情似火的陈定一身首分离、孤头高悬的情景。人生竟是如此残酷。之前他离开武昌城，决意追随北伐军革命，陈定一送他到火车站，路上说，兄弟，不等到秋叶发黄，我们就会会合武昌城。他激情万丈，眼睛放射着必胜的光芒。现在他居然？梁克斯恍然就看到了那颗头，头上那双睁大的眼睛也恍然如在面前。

天已经黑了下去，摆放在梁克斯面前的米粉业已凉了。卖粉的老板有点惶然，说，二位先生？梁克斯掏出钱，递给他，说，辛苦你了，我们等下就走。然后他转向罗以南，说，你为这个离开学校？罗以南说，在那样的地方我没办法待下去。我要走。梁克斯说，去哪里？罗以南说，离开这个世界。

梁克斯吓了一跳，你想寻死？罗以南苦笑笑，我这样的人，又如何有胆寻死？我好没用，我只想逃得远远的，远到没有人找着我，我也不见其他人。梁克斯深知罗以南非但迷恋苏曼殊还喜欢在寺庙流连，老早便说过将来说不定就出家的话。便说，那么……你真想……出家？罗以南说，此外又有何处可供我栖息。梁克斯说，你不想为陈定一报仇？罗以南低声道，我这样一个人，哪有那样的胆量。梁克斯生气了，不是有胆没胆的问题，而是有心没心。看现今我们的山河，满目疮痍，民不聊生，多一个

和尚,只不过多出一个废人罢了。罗以南喃喃道,大概此生我是一个废人,这世上就当我没有来过好了。梁克斯更加生气,声音放大了许多,你真的亲眼见到陈定一的脑壳吗?你既然亲眼见到了,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?你忘记陈定一救过你的命了?罗以南依然喃喃道,他救过我一命,是呀,他救过我一命,可是他救过我的这条命我再也还不起。梁克斯说,还不起也要还。罗以南的目光还是漫散着,心无着落的样子,说,怎么还?还给谁?梁克斯说,好,我来告诉你怎么还——用你的命,去消灭那些杀死他的人!

罗以南呆望着他,没有说话。梁克斯说,你不是说就当你没来过这世上吗?罗以南摊开自己的双手说,你说杀死他们?怎么杀?我杀得了?梁克斯说,那我就再告诉你,跟我一起去追北伐军。他们正在前面打仗,现在已经进了湖北,武昌肯定是要打下的。横直你当自己没到这世上来过,如果你战死了,也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但如果打完仗你还活着,那么你已经报答过陈定一了。

罗以南这时候仿佛清醒了一点,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梁克斯。想起梁克斯离开学校的原因,突然说,梁文琪,你离开学校就是去参加北伐?梁克斯说,当然。现在,我不再是书生梁文琪,我将是北伐战士梁克斯。罗以南喃喃道,梁克斯?好熟呀,这名字。梁克斯笑了,笑得一脸天真,猜不出来头?这是马克思的克,恩格斯的斯。罗以南又喃喃道,哦。竟如此气魄。梁克斯说,正是。这时代正是要让我们拿出气魄来。罗以南说,那你怎么又到了这里?梁克斯说,我跟表哥约好,去追随他的部队一起北伐。等我赶到广州,才知他们早到湖南了。我就一直追,从广东追到湖南,又从长沙追到岳州,还是没追上。岳州的一个军官

告诉我说，就在前面了，沿着铁路往前追。罗以南说，岳州已经打下了？梁克斯说，北伐军太能打了！真想不到呀，岳州差不多不攻自破。你不知道，我去时，满城都在放鞭炮，通宵都不安静。罗以南说，哦，我本想去岳州的，结果火车不走了，我只好走路走到这里。梁克斯说，幸亏如此。现在，我要在这里截下你，我押也要押着你跟我一起去追北伐军，绝对不能让你出家。我得让革命队伍里多一个士兵，哪怕是多一团炮灰，也不能让这社会上多一具活尸。再说了，你命中不能当和尚，你也没资格当和尚。你的恩人陈定一死了，你要为他而战，你欠他的恩情，你必须回报。反正你准备像死了一样活着，那就不如好好死它一场。但更可能——梁克斯挥动着手臂，斩钉截铁地说——你经历过这样一场战争，并没有死，但却明白了活着的意义。

罗以南呆望着他，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同学何以有着如此的激情，他慷慨激昂的吐沫已经喷到了他的脸上。他不想多说什么，只是觉得身心倦怠。

这天的夜晚，没找到客栈，罗以南和梁克斯便寻了户农家住下。农家的偏屋，堆放着柴火和工具。梁克斯大概累了，躺下即睡着了。罗以南虽然也累，却久不能眠。蚊子一直在耳边嗡嗡着，梁克斯亦不停地发出呖唔，打！冲呀！仿佛梦中正在战场。罗以南想，是呀。既然如此，既然梁克斯这样强硬，既然要回报陈定一，既然觉得活着没有意思，既然世道也不让人好活，去就去吧，死就死吧。既然一切都放下了，命也可以放下。倘若没死，再出尘世，也是一样。无非如此。总归一切都无所谓了，听凭他梁克斯摆布也同样无所谓。